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文昌雜録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費廷

子部十

文昌雜錄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文昌雜錄六卷宋龐元英撰元英字懋賢單州人丞相籍之子官朝散大夫王士禎蠶尾集作文英者誤也元豐壬戌元英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所記一時聞見朝章典故為多通典載尚書省為文

昌天府故以名書其中所載如以堯舜對天地為李矩問李演事攷范鎮東齋記事以為此楊億校士時事岳珂桯史以為歐陽修知貢舉時事珍席放談以為南唐時湯悅妹壻問悅事與各書互異又以虎子為出于李廣射虎事不知孔安國為侍中以儒者不執虎子而執唾壺其事已見李廣之先未免稍有舛誤至其時朝廷典禮百官除拜其時日之先

後興同多有可以證宋史之外漏者原本六
卷後有補遺六條故宋史藝文志作七卷又
自為跋記其入省及作書歲月首有宋衛傳
序自明以來僅抄本流傳近始刻本然其中
如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尚書左右丞皆
朱衣吏雙引一條與下文膳部魯郎中言萬
州南山一條又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
子一條與下文西京雜記玉搔頭一條皆自

為條今合而為一又書中注闕文者四條卷二十三曰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下注闕字下一條經陳長文上注闕字考卷三晏元獻一條昔有相印下注闕字即當接以經陳長文云云下一條行罷教坊上注闕字即當接上酒九云云是四條本末當闕特抄本刻本俱誤析為四耳王士禎稱此書為說部之佳者宋史入故事類蓋以所

記朝典為多然中間頗涉禨事禨論今改隸

禨家類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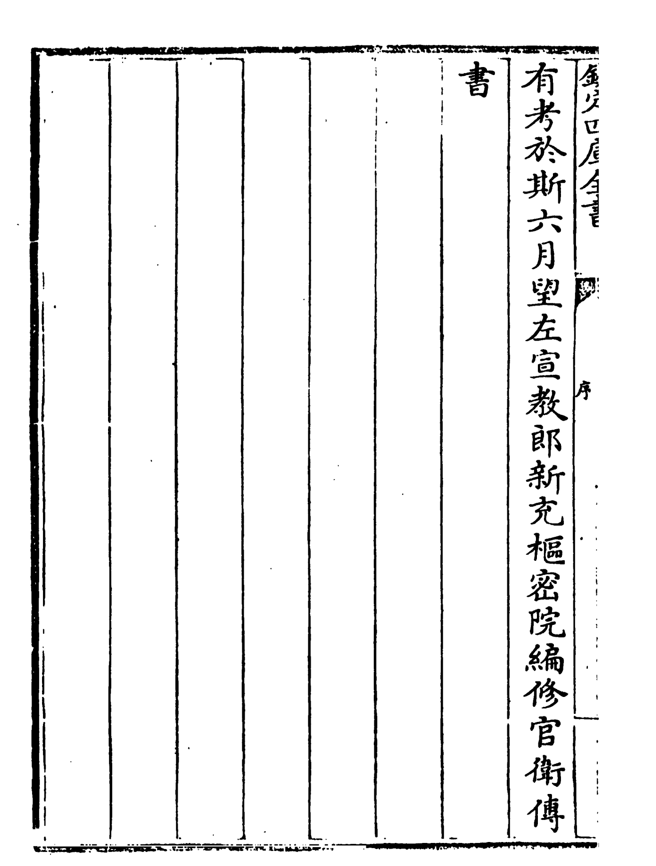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文昌雜録序

右文昌雜録六卷龎元英懋賢之書也乾道丁亥夏留尹方公刋置建康郡齋懋賢丞相莊敏公之子元豐官制行入尚書為主客郎醇懿有家法多識舊章援證同異穿貫今古當時大制作大典禮祲感之容進退揖遜罔不與從事故其書事信其著論確覯者如班雲龍之庭而登羣玉之府昔太史公父子紬金鐀石室之書而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咸補舊聞之闕後之學者殆將

有考於斯六月望左宣教郎新充樞密院編修官衛傳書



文昌雜録卷一

宋 龎元英 撰

元豐壬戌五月朔上御文德殿視朝仗衛如式既退三省已下職事官各釐新務盖一時之榮遇也

初三日詔曰先王以道在天下列而為事陳而為法人各有分然後安官各有守然後治三代以降累世相仍寖迷本原遂亂名實餘弊斯積其流及今朕閔古弗還

因時改造是正百職建復六聯先後重輕粗獲條次大小貴賤迭相維持差擇羣材分委成憲佇觀來効共致丕平敢有弗欽將底厥罪新除省臺寺監官詳定官制所已著所掌職事如被選之人不循分守敢有僭紊其申諭中外違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尚書已下聽長官糾劾以聞詔自内出非學士之辭也

尚書省官左僕射王公珪右僕射蔡公確左丞蒲公宗孟右丞王公安禮吏部尚書李清臣户部尚書安燾四

曹關吏部左選侍郎蘇頌右選侍郎何正臣尋出知潭州除李承之戶部左曹侍郎陳安石右曹侍郎李定禮部侍郎謝景溫兵部侍郎許將刑部侍郎崔台符工部侍郎熊本郎中員外互置不備員左司郎中吳雍右司員外郎王震吏部郎中曾肇員外郎劉奉世司封員外郎王祖道司勲郎中穆珣考功員外郎范峋蔡京戶部郎中劉珵員外郎黄好謙王陟臣馬玧度支員外郎陳琦金部員外郎晁端彦倉部郎中韓正彦禮部郎中劉

贊員外郎王子韶祠部郎中趙令鑠主客郎中元英泰

冐馬膳部郎中魯有開兵部員外郎潘良器職方員外

郎黄萃駕部郎中王欽臣庫部郎中林積刑部郎中胡

授杜紘都官員外郎韓宗良比部員外郎宇文昌齡司

門員外郎王諤工部郎中范子奇員外郎高遵恵屯田

員外郎張叙虞部員外郎李閌水部郎中李文卿未逾

月而兵部都官屯田三員外相繼以病卒於是杜常許

安世補兵部員外郎屯田闕六月勑吏部增員外郎一

員除文及甫潞公之子也

主客所掌諸番東方有四其一曰高麗出於夫餘氏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是其地也在漢為樂浪郡其二曰日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改之其三曰渤海靺鞨本高麗之别種其四曰女貞渤海之别種西方有九其一曰夏國世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慶歴中册命為夏國其二曰董氈居青唐城與回鶻夏國于闐相接其三曰于闐西帶葱嶺與婆羅門接其四曰回

鶻本匈奴別裔唐號回紇居甘沙西州其五曰龜茲住居延城回鶻之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其六曰天竺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又曰婆羅門其七曰瓜沙門漢燉煌故地其八曰伊州漢伊吾郡也其九曰西州本高昌國漢車師前王之地有高昌城取其地勢高人昌盛以為名正觀中平其地為西州南方十有五其一曰交趾本南越之地唐交州總管也其二曰渤泥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其三曰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北其四

曰佳輦在廣州之南水行約四十萬里方至廣州其五曰眞臘在海中本扶南之屬國也其六曰大食本波斯之别種在波斯國之西其人目深舉體皆黑其七曰占城在眞臘北其八曰三佛齊葢南蠻之别種與占城為鄰其九曰闍婆在大食之北其十曰丹流眉在眞臘西其十一曰陀羅離南荒之國也其十二曰大理在海南亦接川界其十三曰層檀東至海西至胡盧沒國南至霞勿檀國北至利吉蠻國其十四曰勿廵舟船順風泛

海二十晝夜至層檀其十五曰俞盧和地在海南又有西南五蕃曰羅龍方張石凡五姓本漢牂牁郡之地又有荆湖路溪洞及邛部黎雅等蠻傜北方曰契丹匈奴也別隸樞密院朝廷所以待遠人之禮甚厚皆著例録付之有司而諸蕃入貢蓋亦無虛歲焉

尚書新省兵部未畢凡寓治四所一曰舊三司為僕丞都堂而吏部戶部寓焉二曰舊司農寺戶部右曹寓焉三曰舊尚書省兵部刑部工部寓焉四曰三司使廨舍

禮部寓馬日給太官常膳湯茗薪炭有差
五月十二日左右僕射赴上於都堂是日郎中員外班迎僕射拜廳訖各判祥瑞等三案遂引學士兩省官賀於廳上御史中丞尚書已下百官班於廷中東西相向引僕射降階就褥位直省官贊揖朱衣吏引御史中丞出班北向躬致辭賀復位贊拜百官皆拜僕射答拜班退尚書省侍郎已上兩省給舍已上御史中丞學士皆御賜寓百官就食幕次

七月勑職事官常膳許變料供應葢異恩也

禮部王員外脩說文畢作進書表以示同舍僕因言前漢藝文志稗官之說亦自可用有一士人遽云富丞相曽用此故事衆人問如何乃曰貪以敗官一坐皆笑此與坊州取杜若無以異

祠部休假歲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降聖節臘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清明上巳天

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社秋分授衣重陽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各一日大忌十五小忌四而天慶夏至先天中元下元降聖臘皆前後一日後殿視事其日不坐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大忌前一日亦後殿坐餘假皆不坐百司休務焉

大忌日百官集於相國寺先至齋院左右巡使御史兩赤令夾街宰相過百官立班於庭中宰相揖訖方行香

既畢御史臺知班復傳呼立班而朱衣吏乃曰相公傳語請不立班遂退百官見宰相故事皆廢獨此僅存焉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玩此經兩秋即成真珠矣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神民不雜禮刑異制故治禮之官常得以治禮事神之官常得以事神如左氏所謂使名

姓之後率舊典者為之宗自漢以來治禮事神之官不得其職始雜以他官故後漢志太尉掌郊祀亞獻光禄掌三獻太尉秦漢用以掌兵今為三公坐論道者也光禄本掌宮殿門戶皆非祠官之任勑令後南北郊執政官為初獻禮部尚書侍郎為亞獻太常少卿為終獻諸祠祭禮部尚書侍郎太常卿迭為初獻太常少卿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為亞獻太常博士為終獻宗廟親王宗室使相節度使為初獻宗室正任以上為亞獻終獻

若南郊宗廟即户部兵部隨所用牲以尚書侍郎薦徹腥熟如常祀即户部兵部郎中員外郎薦徹文宣王以國子祭酒司業丞博士為三獻武成王以祭酒司業為初獻亞獻終獻自如故事差官中祠即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為初亞獻太常博士為終獻小祠即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與太常博士牙差一獻祭馬者四皆以太僕卿少七祀皆以太廟令為獻官焉

七月五日迎氣西郊六日孟享太廟皆當差工部郎中

薦徹而工部乃輪差水部郎中攝事既授誓於尚書省有司舉糾方改差工部員外郎不預誓戒直赴祠所監祭使郤之彈劾以聞

祠部歲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萬然死者亦常萬人按杜牧杭州南亭記文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武宗會昌五年出四御史按行天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并女冠二十六萬五百葢自有唐以來數常如此何其盛哉

中書丞相蔡公太夫人康寧門下侍郎章公尊親以通議大夫致仕戶部尚書安公具慶重茵列鼎可以言榮養矣

凡三省官假日唯接見賓客不許出謁新制也

七月二十八日以國史成曲宴於垂拱殿兩省給舍以上尚書省侍郎已上學士御史中丞觀察使並赴奏教坊樂酒七行皆供御杏仁葢非常例也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為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

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又云昔於孫四皓家得七寶簾數尺皆以七寶縱横編綴工巧不可名言也

右屯衛將軍孫守彬家富於財置酒模於明德坊常有四老人飲其上俗有四皓之名

禮部劉郎中華老言昔年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問同人李演云堯舜如何可以對天地否演對云似此疑惑事切不可用聞者無不大噱

余昔知安州見時丙推官言羅愷初及第鄭獬在翰林以詩賀之愷以公狀為謝具位詩一篇右伏蒙尊慈特有寵惠感荷之至但切下情鄭云賴此詩不是公用都下莫不傳以為笑也

八月壬子文德殿宣制授皇子彰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安郡王昭容朱氏進位賢妃三省及在京應職事官皆赴班集寄禄官不與焉

三佛齊注輦國朝貢見延和殿引至柱外跪撒金蓮花

真珠龍腦於御坐前謂之撒殿初至闕先具陳請詔方許之

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尚書左右丞皆朱衣吏兩人雙引樞密院官紫衣吏一人前導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亦朱衣吏兩人雙引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給舍已上並朱衣吏一人引

膳部魯郎中言昔知萬州南山甚秀去城三十里遠望如婦人簪花之狀州中謂之真女石登山視之即一石

背上有紫荆一枝州中女子至七八十不嫁者夫死義不再行葢有真女之風焉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為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餳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餳能治魚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栁應辰為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亦嘗試之甚驗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於風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寸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罅中日許入鉢乃不粘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尤易末爾

考功蔡員外趍授起居郎其季卞方為右史兄弟並直螭堦士林誄美焉

舊三司勾院井泉最苦熙寧中三司火始引金水河注

省中去井差近未逾年遂為甘泉名著都下品第一因知水脉流通者無不甘洌云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為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閤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堦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為待對

官立位六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
位在馬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
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
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寘人心腹
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衆寮既
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戶部王員外言元昆爲部郎中比自長安歸攜藥樹數
株至京師其葉葱翠可愛於今關右頗多人罕識者

漢制以侍中執虎子禮部王員外因讀西京雜記云漢朝以玉為虎子以為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又知虎子以玉為之也

李廣獵於冥山之北射虎斷其髑髏以為枕云服猛也又鑄銅象形為溲器示厭服之故謂之虎子云

禮部劉郎中借東京記云相國寺前有公子亭臨汴水大中祥符七年徙近西北直景靈宮即魏公子無忌勝

槩之地也天清寺繁臺梁孝王常按歌吹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為繁臺芳林園太宗在藩邸特賜其地為園或傳周世宗時已為園太祖自陳橋入京駐於此范質等謁見焉開寶寺上方院即東門山院有唐令狐綯讀書堂初令狐楚鎮宣武綯隨侍讀書於此後復為節度使圖像今不復存也

膳部魯郎中言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

於鼓腔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故相晏元憲公守陳方製小辭一闋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矣又何怪也

九月一日法酒庫内酒坊詣内東門進新酒遂以頒近臣有差前數日膳部光禄寺皆嘗酒舉舊例也詔吏部增員外郎一員以豐稷充而稷以昨任臺官曾彈奏執政乞辭新命許之刑部增二員以韓晉卿為郎中莫呂陳為員外郎以呂和卿為考功員外郎補蔡京闕未幾

胡援卒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辭人罕用余讀唐韓偓詩有鵁鶄兒唼啑雌黃觜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為蝶也西京雜記漢武帝過李夫人以玉簪搔頭自授宮中搔頭皆以玉玉搔頭之名起於此

余奉使北遼至松子嶺舊例互置酒行三時方窮臘坐上有北京壓沙梨冰凍不可食接伴使耶律筠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結已而敲去梨已融釋自爾凡所攜柑

橘之類皆用此法味即如故也

余本部掌朝貢録見至道中大食國蒲希密遣男進貢云彼國但出犀象詔問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致以繩漸羇縛之犀則使人卧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須弓矢亦可捕獲于闐國城之東有白玉河西有緑玉河次西有烏玉河其源同出崑崙山在其國西千三百餘里每歲至七八月水小之後取玉於河謂之撈玉闍婆國方言謂真珠為沒爹蝦囉謂牙

為家凌謂玳瑁為家囉謂香為崑墩盧麻謂犀為低密云

今歲時人家作餳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辭招䰟云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粔籹以蜜和米麪煎熬餦餭餳也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餌餻也今餻餻是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

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兵部杜員外言今關中有白雞栻樸也芃芃叢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煙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煙上直如線高五七大不絕詩所謂薪之槱之物雖微可以升燎於上帝亦蘋蘩薀藻之謂邪

禮部謝侍郎因誦杜甫詩五夜漏聲催曉箭坐客言午

夜子夜之義如何余因言顏之推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辰間遼潤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午夜子夜之義蓋亦如此

九月以工部郎中范子竒充陜西轉運使邊事畢如故以知湖州唐淑問為吏部員外郎是月曾肇以憂去官禮部謝侍郎言昨以諫議大夫知潭州歲正月家人迎紫姑神為戲是時官制未頒陛改之名莫有知者家人戲問紫姑將來遷何官乃畫地作太中字了不詳所以明年遂改太中大夫唐義問家事紫姑最靈在京南問得何差遣寫京西轉運四字已而果除京西轉運判官何其異邪

劉敬叔異苑曰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以迎之

文昌雜録卷一

文昌雜録卷二

宋 龐元英 撰

十月以天章閣待制王克臣爲工部侍郎熊本知桂州故也以水部郎中李文卿爲司門郎中以司門員外郎王諤爲水部員外郎以曾伉爲吏部員外郎以太僕少卿吳安持爲駕部郎中仍專總牧租劵馬事

尚書省凡六曹二十四司除告身帳目外一百六十八

案吏額一千四十三人總五月六月文書一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件天下之事莫不上於尚書宜其多之如此也

余讀唐會要貞觀十五年太祖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古倭奴國也在新羅東南居大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蓊鬱又聞號呌鎚鍛之聲甚可畏懼世之言地獄者多矣信非妄邪

二十日國忌相國寺行香同集金部晁員外問殿上鴟吻義如何余因言唐開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震興教門兩鴟吻欄檻及柱災蘇冕駁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因以為名噴浪則降雨漢栢梁殿災越巫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宫遂設鴟魚之像於屋脊又畫藻井於梁上用厭火祥今呼之為鴟吻豈不謬哉鴟尾之説葢如此駕部王郎中言唐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謂為堂老及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之不妄也

禮部王員外因問唐宰相宿直否余言唐制宰相每日一人宿直開元二年姚崇為紫微令崇年位已高時亦違其直次所由吏數持直簿詣之崇題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諸官歡笑不復逼以直十一年停宰相宿直見會要此其證也

景靈宮神御殿成牓名皆上親製宣祖曰天元后殿曰太姑太祖曰皇武后殿曰儷極太宗曰大定后殿曰煇

德眞宗曰熙文后殿曰衍慶仁宗曰美成后殿曰繼仁

英宗曰治隆將以十一月五日奉安丞相執政官分充

禮儀使仗衛如式

禮部王員外因言和詩最為難唯唐賢尤工於此賈至

早朝大明宫曰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

條弱栁垂青瑣百囀流鶯遶建章劒珮聲隨赤墀步衣

冠氣染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終朝染翰侍君王王

維和云絳幘鷄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

開宫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向鳳池頭杜甫和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煖龍蛇動宫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三篇皆用鳳池事唯工部尤出於二公昨建三省待漏院書此詩為屏風焉

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官一人脩時政記按唐永徽已後

左右史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已後謀議皆不參聞文昌左丞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記述若不宣自宰相即史官疎遠無得而書之遂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即宰相一人撰録號為時政記自璹始也

二十四司郎官各輪當本曹宿直凡假日若直夜四部文書皆得施行而用當直郎官印按唐故事除吏兵部外共用督省印至大歴二年二月九日初備文昌臺二十四司印本司郎官主之歸則収於家建中三年左丞

趙涓始令納於直廳其假日及不入日即用當直郎官本司印餘印都不開此亦前事之比也

余讀江南録邱孟陽有賦名嘗夢有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因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藁何至兹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毁而後燔之葢可信也

禮部謝侍郎言嘗遊廬山天池菩薩崖夜至亭上其下數十仞忽見兩燈閃閃相去數里許俄而燈自下而上漸傍崖口直外亭上數丈復下至崖分數星而散禮部王員外亦言昔見劉定說曾至此崖夜半白烟起於崖中既明如水中月影滉漾不定彼人云現銀色世界顏之推所謂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生妙塔豈虛語哉

御史臺言文德視朝儀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東西相

向對立搢笏出班簿置笏上葢因唐制武選在兵部今吏部左選掌文官右選掌武官請今後視朝以吏部左右選侍郎分立殿廷詔可

禮部謝侍郎言昔有一軍校與趙韓王同甲月日時亦同韓王每遷拜此校亦略有轉補或大有錫賚亦須薄有霑賜然韓王微疾此校必劇病或薄謫必大受笞辱福常輕而災常重豈君子小人理固如此邪抑亦偶然邪

御史中丞知雜事禮上祥瑞案三道皆判記諮不見出何故事駕部王郎中云諮亦誥之義如尚書省案式郎中侍郎判六諮名示之類記未詳余以謂尚書省案式至尚書亦曰依判諮注非通僕射判者不須諮至僕射但書依判而已然則記諮者恐是應記諮於上也亦未知果是否

鹵簿内皁纛蓋旄頭之遺象光武紀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為旄頭被髪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

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旄頭之遺象葢如此

十一月四日午時四刻殿中細仗金吾旗幡僧道威儀教坊樂奉引列聖神御自天章閣出晨暉門赴集英殿上步出集英門每神御步至右承天門奉迎至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雨泣前導於時日景晏溫皆以謂恭孝所感初五日鑾駕儀衛太常鼓吹凡四千人奉引赴景靈宮上步出宣德門上香再拜仍却拜褥初六日車駕

詣宮行朝謁之禮至繼仁殿上出小次悲哽酌獻畢號
慟久之在列莫不悽愴是日微有雲物前此芝産天元
殿栱初八日宰相率百官詣東上閤門奉表稱賀故禮
部王員外表辭云考宮之日靈芝秀於虹梁薦邑之辰
慶雲承於玉宇用此事也初八日文德殿宣赦文應神
御殿繪像文武臣僚與子孫一人初品官續功臣之後
聖澤無窮公卿之家何以為報耶
十三日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闕

闕
經陳長文章仲將許允皆傳受此法允初拜鎮北將軍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又有鷹經鶴經牛經馬經今公卿家亦頗有此本
工部王侍郎言昔與先兄同官河内嘗借親書劉夢得集四册後不復見還今尚在否余歸索於書橐中果有劉集一部細書小楷末有印記克臣二字侍郎名也因以還之凡四十五年復歸王氏侍郎且言二十歲寫此

書今七十年矣不惟不能復寫小字遠視亦已不見又可慨然也

工部范郎中出古畫一軸云是韓滉筆其畫作村夫子教學生夫子帶烏紗折上巾按幞頭起於周武帝葢取便於軍容至唐始有巾子兩帶以繫巾兩帶垂以為飾至僖宗時因伶人以銀線撚二帶帝曰亦與朕作一頂來自此方應折上後又以木刻頭圍裁烏紗為之所謂與我斫一軍容頭之類是也方韓滉時未有此製恐非

韓晝諸君皆以為然

二月以金部員外郎晁端彦為郎中以大理正賈種民為吏部員外郎門下駁還改駕部員外郎

國朝故事誕聖節前兩月譯經院開堂宰相領潤文使參知政事一員同潤文至日執政皆赴中使

張文昌寒食內宴詩云朝光瑞氣滿宮樓綵纛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球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

行由有唐禁烟節亦宴百官廊下皆冷食又知夜出多至夜而罷也

禮賓使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張世矩上言昨憂國稔惡用師討蕩臣隨王中正出界行十餘程其夜苦寒被堅假寐而府州靈佑秦王見夢於臣言荷朝廷禡祭及御香之賜故來助戰若聞樂聲即是凱旋之兆及破宥州將校皆聞金石之音俄奉詔班師乞賜嘉號以答神休勑特封靈佑應順秦王秦王竟未知何神肸蠁之應

亦可以言聰直矣

潞國文公守太尉皇弟雍王曹王守司空鄭國富公濟陽曹郡王皆守司徒三公官備近世未有也

十二月以著作佐郎林希為禮部郎中以范百禄為司門郎中以知建州王彭為刑部郎中

禮部王員外言前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傴不能仰視一日因藥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乞一二百為酒資此書生云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釀同一醉

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故背傴書生言不幸得此疾無如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面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不可勝展轉於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便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葢常有神仙之遇焉

余表弟靳庠自河東來言石州定胡縣有趙相公廟神每降言災福事如嬰兒狀韓公絳知太原府經畧司勾當公事張姓忘其名欲議毀此廟韓遣往視之既至祠

下忽自空中飛甃盞一隻至香爐前自碎飛上張面血流不已張恐懼再拜而去劉永年病遣子焚香八兩已而神降云尊君無恙行且入朝矣劉疾果愈未數月名為步軍副都指揮使何其異邪

十六日都省覆王韶已下謚議左僕射王公式假右僕射蔡公服藥傳宣名左僕射赴省左丞對席右丞獨坐於西偏尚書侍郎郎中員外分左右曹東西各重行考功郎中監儀御史坐北向酒九行僕射秉筆有司賛揖

項筆故事廢矣

禮部林郎中言大門年三十五累舉未登科忽夢詣卜肆布卦甚久曰秀才及第晚須在五十一已後來年詔下固無所望已而五十一人解送五十二人過省五十三人及第冥兆之前定如此邪

兵部杜員外言前年使熙河五月二十六日至岷州界黑松林寒甚換綿衣毛褐絮帽乃可過每歲四月七月常大雪三二尺至是林雪猶未消非目睹未必信然也

禮部王員外言登州有嘉䱜魚皮厚於羊味勝鱸鱖至春乃盛他處則無鰒魚亦出此州石決明是也褚彦回傳江南一枚直數千錢蓋重北地所有也余昔通判滑州見太守光禄卿解賓王說登州每晴霽烟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鷄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市禮部作詩送王衮出守東牟用嘉䱜故事因為余話海市與解光禄同

十九日國忌景靈宫輝德殿行香三省樞密院導從皆

不得入殿門捧香合用閤門祇候八員從新勅也

國朝會要犦矟犦擊聲也一云象犦牛善鬬字從牛唐金吾將軍執之令制如節有袋上加碧油 闕 置朝堂車駕鹵簿出則八枚前導又四枚夾金吾大將軍者名衛司犦矟音少府監欲修犦矟不知其制禮官曰犦矟棒也以黄金塗末執之以扈蹕余昔為三司勾當公事嘗至儀仗庫李點見舊犦犦矟末刻牛以黄金飾之

隋書大業元年三品已上給䂤槊用瓜岬之䂤玉篇亦

作蒲交反未知孰是

余昔知安州見荆湘人家多以草竹為卜楚辭云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卜之其注曰瓊茅靈草筳小破竹楚人名結草折竹而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蓋因遺俗之舊也

監察御史王柏言每國忌相國寺行香左右巡使與兩赤令相對立班俟宰相過揖訖退今國忌並赴景靈宮行香集百官方儼恪以奉祖宗見宰相私禮謂宜寢罷

勑特依夾街故事廢矣

二十八日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質明御香不到監祭使以聞勑改用次日國朝以火德王故戌日臘建隆中禮官議唐正觀已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稷辰日饗宗廟非古也請三祭同用戌臘一日近儀酉日祭社稷蜡百神戌日饗宗廟杜臺卿引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鄭康成曰蜡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明自古以蜡日祭廟也

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宫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今歳暮大儺謂之逐疫是也

二十九日大慶殿習元會儀輿輦御馬皆在龍墀上新制也

文昌雜録卷二

文昌雜録卷三

宋 龎元英 撰

上御大慶殿會朝始用新儀開大慶門張旗幟兵部設黄麾仗五千人夾門填街太僕列五輅殿中省輿輦繖扇又復故事陳天下貢物百官冠服分為七等皆有司新製不佩劒不脱屨舄中書侍郎押方鎮表案中書令讀給事中押祥瑞表案門下侍郎讀户部尚書奏諸州

貢物請付所司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物請付所司太史奏雲物祥瑞光祿卿請允羣臣上壽既畢延王公升殿百官就坐酒三行罷所司承旨放仗舊儀宰臣兩省學士侍制至殿中侍御史先就丹墀位乘輿升御座方引諸司三品四品入大慶偏門正安之樂作按李德裕兩朝獻替録云每遇正至與兩省官侍立香案兩邊終朝會無拜賀之禮甞奏請自今且立香案南候扇開賛拜再拜出班致辭賀又再拜訖分香案東西侍立乃知唐

儀丹墀祇是兩省供奉官侍立之地宰相一員攝太尉與一品二品三品四品列於殿門樂作就位簨簴官架之樂本為上公今元會新儀百官就位皇帝升坐禮官乃引宰相親王使相押文武三品等官分東西門入正安之樂作雖刊正謬誤而兩省供奉官猶班賀於丹墀未復侍立之制詳定所上朝會儀注二卷令式四十卷其詳密如此然恐尚有未至者焉

元會門下侍郎奏祥瑞故事但讀有司所上名數今方

用表禮部林郎中撰其辭曰聖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諸福之物以表太平之符伏惟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躬舜之孝力行勤儉而本以化物誠意惻怛而出於愛民是以指揮之間功業成就覆幬之内陰陽恊和蒙被羣生既浹肌膚而淪骨髓函濡異類遂霑動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景星慶雲俯而視者醴泉甘露扶疎偉㬥是為嘉禾朱草三秀之英游泳服馴則有赤鴈白麟一角之異謂宜作為聲詩而奏於郊廟深詔

太史而著之簡編以示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蹟考諸已往固可謂絕世之殊祥抑而弗宣猶以為盛德之餘事自時所紀殆不絕書今者駕鸞輅以充明庭撞黄鍾而御太極典禮大備物容一新萬方駿奔重譯輻湊於是自昔辮髮卉裳羈縻之所未至踰沙軼漠言語之所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烜威赫德冠古超今巍巍煌煌傳示無極鋪張王會之衆美裒對皇家之盛儀臣等恭率有司伏尋故事稽參圖牒宜先

象齒之珍數道句臚敢上龍墀之奏歡呼抃蹈倍萬常情表既出羣公莫不傳寫焉

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在省太官局屬光禄寺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諫院過時榮棣萼張文昌寒食內宴詩廊下御厨分冷食已有諫院御厨之名其故何哉

初二日謁左僕射因言仁宗朝作新玉輅既成與舊輅同呈於崇政殿舊輅在後忽有大聲隱隱如海獸狀仁宗訝之乃令新輅在後遂無聲既出殿門舊輅復在後

又有大聲如前吏部蘇侍郎云此輅唐高宗顯慶年造製作極工歷五代至皇朝今在太僕寺

勑景靈宮朝獻正月以十一日四月擇日七月以中元十月以下元原廟之禮葢用孟月焉

初十日立春賜三省官釆勝各有差謝於紫宸殿門杜臺卿說正月七日為人日家家翦綵或縷金薄為人以帖屏風亦戴之頭鬢今世多刻為華勝像瑞圖金勝之形引釋名華象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止等一人著之

則勝又引賈充李夫人典誡曰每見時人月旦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也今俗用立春日亦近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鏤金刻繒加飾珠翠或以金銀窮極工巧交相遺問焉

余昔年隨侍至定武見總管廳有唐叚文昌撰平淮西碑石甚大不知何因而至此地也

鴻臚陳大卿言昔使高麗行大海中水深碧色常以鎴碣長繩沉水中為候深及三十托已上舟方可行既而

覺水色黄白舟人驚號已泊沙上水纔深八托凡一晝夜忽大風方得出去日五晝夜至高麗境上回日七晝夜方至定海風浪每散乃作浪花粲然赤色夜見海中如火龍無數不知涯際甚可怖也

以駕部郎中王欽臣為陜西轉運副使

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咬牙餳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有假花鷄毬鏤鷄子子推蒸

餅餳粥四月八日則有餻糜五月五日則有百索糉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餻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鷄燕生菜今歳時遺問略同但餻糜結杏子點炙杖子今不行爾杜甫春日詩云春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花巧耐寒重陽詩云茱萸賜朝士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如此之類甚多略槩舉記當時所重也

夏英公家有皁綾標六典一部唐舊本也雖宋宣獻李邯鄲家藏書爲多亦無此本嘗問其孫朝請大夫伯孫書在何處云昨分書云不知誰院得之計已散失殊可惜也

工部王侍郎言昔年通判壽州知州光禄卿林洙因鼓角匠入州衙爲盜被傷而卒後一日其家女僕附語云名簽判呂水部既至云某不幸且死敢以後事爲托某之死非此兵之過宜問有公案五道要其照驗呂因問

大卿附語使某何以為信乃曰但看架上衣可知非安家人遽往視之見一淺色汗衫素未經着血痕滿襟又曰此非血某之淚爾家人以錢送佛寺撞鐘至五更鐘竟不鳴又何怪也前此太白近月太史言南方主將不利未幾誅死焉

禮部林郎中言昔年為禮官以朝命至豫章祭小龍既至祠下行禮之日數見異鱗皆金色口有火燄自梁棟間墜於祝歐陽生之肩遂入石合又舉首蜿蜒於花板

間既而聳身直上高三五尺執事之人無不見者還朝亦圖上其事云

唐淑問前知宣州以避親嫌與集賢校理知湖州陳侗對移唐自湖州召為吏部員外郎以疾乞補外復授宣州代陳還朝近時未有如此之比也

晏元獻家有相笏經占吉凶十可八九昔有相印闕

闕行罷教坊已下支賜凡絹一千一百餘疋錢四百餘千紅錦一端銀椀十四口用正旦例也

以禮部侍郎謝景溫依前通議大夫知洪州以翰林侍講學士黄履為禮部尚書以右司員外郎王震為起居舍人以禮部郎中劉摯為右司郎中司門郎中李文卿出知晉州以考功員外郎范峋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

冬至假七日前後各三日宰相宅引百司甕務初包拯為三司使上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後祇給假五日自此始也舊儀宰相五鼓早朝朱衣吏不引午後歸第方引假日遲明始赴中書朱衣吏自私第前導故

謂之宅引云
淳化元年命正言直史館宋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使交州黎相既至相令數十人扛大虵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為饌以獻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外國之俗其陋惡乃至於爾邪
余奉使北遼過順州有黍谷坊伴副使王仲淵指以謂副使文供備云觀此可知其寒也劉向别傳曰燕地谷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召温氣至五穀生至今名

黍谷北遼士子多燕人故亦頗知學問也

賜筵尤為盛集吕許公王沂公與羣公唱和詩刻石堂壁官制既行以禮部尚書兼譯經潤文宰相與執政官猶同赴開堂之會焉

禮部王員外言京師貴家多以酴醿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榠樝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益所未知也

戸部馬員外言藩鎮之雄盛莫如吉州有解玉鑽真珠

脩琵琶行他處未見此比余昔知安州歩石村種薑芋凡四十里城南有梔子村花開如瓊林香聞數十里他處亦無

禮部林郎中言兵部許侍郎昔為翰林學士忽夢著緑心甚惡之未幾奪職以起居舍人知蘄州然未見著緑之應官制既行改朝散郎本階正合衣緑方悟前夢之可信也

太常寺言四時大祠自天地日月九宫貴神五帝其祝

皆進書臣名謂宜如唐故事天地稱臣日月已下皆進祝書名禮部議曰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禮故宜有降請如太常所議

太常博士何洵直言春秋仲月朝拜諸陵於太常寺輪官一員餘並以吏部待次升朝官充攝謹按漢制丞相以四時行園重如此唐顯慶中以太常卿少行陵事重人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為副率皆乘輅車備鹵簿謂之公卿廵陵令謂宜太常寺輪卿少外其餘差門下書

尚書省清望官仍乞重脩春秋仲月遣官拜陵儀薦牙
盤食訖應須灑掃及芟薙脩治皆隨事處分勑朝拜諸
陵輪太常卿少外餘並以宗室遙郡防禦史充焉
二十二日遷寓治尚書都省入新省就令廳賜省官已
下御筵至都省守當官已上六曹書令史已上分坐兩
廊遣入內供奉官劉瑗排辦及勾當翰林御厨儀鸞內
臣分總諸司差教坊第四部一百五十人酒九行果肴
皆非常比再坐賜花內出金器遣御樂院近侍各傳宣

勸酒至暮方罷羣臣慶親逢之幸莫不感恩霑醉焉

元豐五年七月始命皇城使慶州團練使宋用臣建尚書新省在大内之西廢殿前等三班以其地興造凡三千一百餘間都省在前總五百四十二間中曰令廳一百五十九門東曰左僕射廳九十六間次左丞廳五十五間次左司郎中廳二十間次員外郎廳二十間西曰右僕射廳九十六間次右丞廳五十五間次右司郎中廳二十間次員外郎廳二十間其後分列六曹每曹四

百二十間東南曰吏部尚書廳在中六十四間次侍郎廳四十間其東曰郎中廳四十九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後曰司勲郎中廳三十四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其西曰司封郎中廳四十九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後曰考功郎中廳三十四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其北曰户部度支金部倉部在馬又其北曰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在馬西南曰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在馬其北曰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在馬又其北曰工部屯田虞部

水部在馬並如吏部之制尉在都省之南東西一百間華麗壯觀蓋國朝官府未有如此之比也

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看詳舊禮太祀前七日平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近制親祠南郊明堂太廟掌誓戒用左僕射闕即用右僕射以刑部尚書一員涖之今有司攝事大祠但初獻官即前期七日南嚮讀誓戒文無臨涖受誓之官謹按祭祀之有誓戒所以要之以刑重失禮也古者掌誓戒有專官欲人之聽於一也周有太宰

掌百官之誓戒謂其天官之長且佐王治故也以大司寇涖誓百官戒于百族蓋言失禮則入刑故也唐以太尉掌誓戒令以宰相親王執政官宗室使相郡王節度使以上為獻即掌誓戒得其職矣蓋與周之冢宰唐之太尉同意自餘初獻止是禮部尚書已下既不攝太尉猶行太尉之事誤矣伏謂自今諸大祠降宰相親王執政官宗室使相郡王節度使以上為初獻行事依舊掌誓戒外餘以吏部尚書或侍郎一員掌之蓋吏部天官

之任也仍用刑部尚書一員涖誓闕即以侍郎充所有親祠掌誓戒即合用左右僕射掌誓涖誓勑依所請

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曰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鑄此錢以俟知者

唐宮中每有行幸即以龍腦鬱金布地至宣宗性尚儉素始命去之方唐盛時其侈麗如此國朝故事乘輿親祠郊廟拂翟後以金合貯龍腦内侍捧之布於黄道重

齊潔也

戶部馬員外乞守明州既受命因閱昔年卦影見畫一豕其上日月相並下有舟一隻亥年明州之應豈不了然邪

尚書省舊有甲庫未詳是何名唐大和二年勑尚書省二十四司制勑及勑甲等近日檢報多稱斷裂宜各委本司郎中甲庫官並重粘皆及同書名印所斷裂縫跋尾後云某甲勑卷若干縫斷裂乃知甲者勑甲之謂也

三月以新江淮發運使吕嘉問爲吏部郎中

十八日集英殿大宴酒九行初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爲羣仙隊仗六蕃進貢九龍五鳳之狀設鷄唱樓於其側殿上陳繡帟垂香毬設銀香獸於檻内布以文茵設御茶酒器於殿東北楹間羣官骨頭索粉白肉餬餅羣仙炙天花餅太平畢羅乾飰縷肉羮糟油餅再坐假圓魚蜜浮斯柰花肉鮓排炊羊炙金腸餃子饅頭肚羮水飰下飰教坊已下凡支賜絹二千四百餘疋綵百

疋錢七百七十餘貫錦一端銀椀三十五口春秋常例也

國朝之制凡百官拜表稱賀詣東上閤門進名奉慰即詣西上閤門葢有故事唐天祐二年勑自今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閤門遂為定制馬唯諸軍員寮每奉慰立班去杖子未詳所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中書門下奏每日常朝百官皆拜獨兩省官不拜准依前朝故事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

廊飡百官遂有謝食拜惟兩省官本省有厨不赴廊飡
故不拜伏自僖宗幸蜀回以多事之後遂廢廊飡百官
拜儀至今未改將五十載禮恐難停惟兩省官獨尚不
拜豈可終日趨朝曽不一拜獨於班列有所異同若言
官是近臣於禮尤宜肅敬自今已後遂日常朝宣不坐
其兩省官與東西兩班並齊拜從之至明宗天成元年
五月内出御札一封賜宰臣曉示文武百寮每日正衙
常朝外五日一度赴内殿起居其後遂以為常非故事

也皇朝百餘年未遑刊正謬誤今上熙寧五年方講日

朔文德殿視朝立仗之儀

殿廷東西左右面各金吾引駕官一名四色

官二人各帶儀刀金甲天武官一名殿中省

排列官一名扇二方繖一金吾仗碧欄一十

一各執儀刀兵部儀仗排列職掌二人押隊

員寮二人黄麾幡一告止幡一傳教幡八信

幡八龍頭竿五十戟五十判殿中省一員在

左天武官東西共一百人門外東面青龍旗
一五嶽旗五五龍旗十西面白虎旗一五星
旗五五鳳旗十仗馬每面三疋每疋御龍官
四人前一日有司供帳於文德又設御幄於
文德殿之後門又設中書門下至文武百官
等幕次於朝堂應宰臣親王使相樞密使帶
平章事已上出赴外班条知政事學士臺省
官侍制皇親及見任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

防禦團練刺史文武百寮殿前馬步軍司諸軍將校并皇親駙馬都尉合赴班者及外國蕃客合赴朔望起居者並赴立班其日左右金吾將軍常服押本衛仗判殿中省官押細仗先入殿廷東西對列諸軍將校分入殿庭北向立朝堂引贊官引彈奏御史二員入殿門内踏道下當殿向北立次催文武百官班至丞郎尚書次兩使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

史並歸本品序立次引兩省宣制侍御史中丞知雜三院御史入次引文班一品二品入次學士并節度使入立於右省班前通事舍人分引宰臣親王使相叅知政事入並東西相向對立皇帝鞾袍垂拱殿坐內侍鳴鞭內侍都知押班供奉官已下帶御器械等其餘祗應諸司使副使等並公服繫鞵作一班四拜起居訖次呈進目客省閤門使副使次通

喝對立覺察失儀通事舍人次宿衛諸班次
殿前諸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侯次行門
指揮使並依朔望常例殿前都指揮使已下
起居畢换窄衣祗候引駕次通事舍人引樞
密宣徽使三司使副使樞密直學士内客省
使已下諸司使已下至醫官待詔及脩起居
注官二員大起居訖諸司使已下並先退其
合係排立供奉官已下並先赴文德殿於文

武百官班北東西排立有司進輦皇帝乘輦樞密使已下至閤門使殿前都指揮使已下並前導至文德殿門樞密宣徽使副樞密直學士内客省使至閤門副使樞密承旨至諸房副承旨各歸殿上侍立位脩起居注官夾香案分左右北向立於螭陛之下通事舍人二員殿庭北向對立其餘係祗候通事舍人並於殿下稍東侍立天武官等各衣繡分東

西排立司天監奏時刻閤門奏班齊皇帝自
後閤出殿上索扇升坐内侍鳴鞭扇開簾捲
儀鸞使焚香舍人喝天武官等拜奏聖躬萬
福又喝拜再拜隨拜呼萬歲喝各祗候依舊
排立鷄人唱時通事舍人一員就彈奏御史
立位稍東西喝拜大起居喝各祗候訖彈奏
御史分左右由文武班後轉至彈奏御史位
對立次左右金吾將軍二人合班於奏事石

位南躬東南對立通事舍人喝拜大起居訖
班首奏軍國内外平安又喝拜再拜隨拜呼
萬歲喝祗候分歸東西押伏位東西對立通
事舍人進至宣制石位南北向立以後通班
西面對立舍人退於西階次通事舍人分揖
宰臣親王已下躬通事舍人通文武白寮臣
某姓名已下起居舍人通訖退歸侍立位通
事舍人分引宰相已下横行諸軍將校不横

行閤門使喝拜大起居訖舍人引宰臣至奏事石位南俛伏跪致詞祝月其辭云文武百寮宰臣全銜臣某姓名等言仲春之吉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膺受時祉與天無窮臣等無任歡呼抃蹈之至俛伏興引歸位閤門使喝拜再拜搢笏舞蹈俛伏興再拜喝各祗候閤門使揖宰臣參知政事由東階升殿樞密使帶平章事已上由西階升殿侍立給事中一

員復歸左省位立轉對官立給事中之南吏
部侍郎及刑法官立於轉對官之南兵部侍
郎立於右省官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
其吏部侍郎候到位搢笏各出班簿置笏上
親王使相學士臺省官等並分班出次引轉
對官於奏事石位南宣徽使殿上承旨宣答
并失儀彈奏並如常儀如宰臣親王使相叅
知政事失儀並左右彈奏御史合班彈奏轉

事官奏事畢出次吏部兵部侍郎及刑法官
對揖出次彈奏御史對揖出次給事中右位
南躬通事舍人喝祗候出次起居注官合班
於奏事石南躬通事舍人喝各祗候分班出
次排立供奉官已下合班於奏事石位南舍
人喝各祗候分班出次通事舍人喝天武官
等門外祗候應喏出殿上索扇簾垂皇帝降
坐乘輦還內內侍鳴鞭通事舍人當殿承旨

放仗四色官敲鞭急趨至宣制石位南稱奉
敕放仗金吾將軍并殿中省官對拜訖隨仗
出親王使相節度使至刺史學士臺省官文
武百寮諸軍將校等並叙班於朝堂喝賜茶
酒門謝畢退皇帝御垂拱殿坐中書樞密及
請對官奏事如常儀閤門更不引見謝辭班
崇政殿亦不視事如遇有德音制書御札俟
皇帝垂拱殿再坐制箱方出付外

元豐四年始罷正衙常參

侍御史知雜滿中行劄子伏見本臺見行儀制內兩省官文武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已上應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已下應見謝辭者皆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別勑免參宰臣押班近年已罷

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蕃官待次階官而已其武班既無本品因令使臣十員假攝以實之臣嘗終始考求益以循乎唐制而失之者也按唐制京司文武職事官省朔參望參有五日參唯職事官五品并供奉官八品已上及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則每旦參蓋職彌親者參彌數也今垂拱内殿宰臣已下既已

每日叅矣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又使待次
攝班之人數十員以應文武百官而冒常叅
之名舛謬倒置莫此為甚至於横行叅假與
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
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自唐室衰宣政
視朝之禮廢應謝辭者始與常叅之官同至
正衙叙班以應故事五代沿襲不復改正遇
入閤日則正衙先拜而後喚仗五日内殿起

居則見謝辭官先退而後入因陋習謬轉相傳承失之益遠持之益固是以歷數百年而未有以正其非也竊攷周官天子三朝内外異位燕治異儀宰夫掌治朝之法而司士正其位司寇掌外朝之政而朝士建其法至於燕朝則正位掌儐相者太僕而已朝儀詳略之辨可槪見於此矣唐因隋制大朝會御承天門為外朝朔望御太極殿為中朝日朝事

於兩儀殿為內朝而大明宫制亦以含元宣政紫宸三殿以當三朝之位而有正衙上閤之稱雖於古制未必盡合而內外有序隆殺有辨良有取焉伏覩陛下稽經攷古更定官制損益革因撥自聖學一代之典於斯為盛而文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虛名襲横行之謬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誠恐不足以稱明詔示來世欲望特降指揮先次罷去

若夫因今殿庭以分内外之朝隨今官品高下以為進見疏數之節并其餘應干廢置事件即俟依近降朝旨本臺與閤門别具事目進呈取旨裁定奉聖旨送詳定官制所詳定聞奏檢會唐書百官志及儀制令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及二王後朝朔望文武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郎太常博士日參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

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已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其常參官隔假三日以上即横行參假竊詳唐制即是有職事要官朝見數而無職事及官品卑下朝見亦踈也今在京文武升朝官未有職事者每日常參宣勑不坐再拜而退有職事者乃五日一赴起居其辭見謝恩皆先赴文

德殿升而退謂之正衙連遇朝假則百官詣文德殿立班謂之横行叅假三者但知倣唐舊文而實與唐制甚異葢唐制日御殿以見羣臣日常叅不臨前殿而御便殿喚仗由閤門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見故謂之入閤至其後世未曾日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叅之官日至正衙者聞傳不坐即退至明宗始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内殿謂之起

居葢非唐盛時之本制也唐之常㕘乃職事五品及供奉官臺省之官其後不御前殿又廢入閤之儀常㕘官至正衙聞傳不坐而退今天子聽政於垂拱殿以接執政官及内朝之臣而更於别殿宣勑不坐實為因習之誤兼有職事升朝官五日一赴起居而未有職事者反日㕘疏數之節尤為未當又辭見謝自已入見天子則前殿正衙對拜自為虚文

其連遇朝假則百官自赴大起居不當復有横行叅假其㳖中行乞罷常朝及正衙横行

委得允當

及官制既行又有日叅望叅朔叅之制

門下省起居郎以上中書省起居舍人以上尚書省侍郎已上御史中丞已上為日叅官其知樞密院以上自如舊儀以三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為六叅寺監丞大理評

事已上為兩衙官寄禄官通直郎以上為月
衙官又今後除朔望衙外每月定以五日二
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為衙日遇假即罷
如契丹使見辭曰並特起居其前後三日内
合起居權罷
然則正衙常朝昔者省臺寺監應在京釐務官每日並
集其後以妨廢職事乃罷之獨待次官赴耳初無疏數
之别方唐盛時正衙立仗百官廊飡日以為常五日起

居雖始於明宗葢亦喚仗入閤之遺意天子之朝莫先於正衙於禮羣臣無一日不朝者而唐朔祭望祭每日祭六祭九祭之類並謂衙殿天子日御宣政殿中金吾細仗兵部旂旙等設於廷朝官退皆賜食開元中以朔望宗廟上牙盤欲避正殿遂御紫宸喚仗入閤門自此始也如此則常衙常祭果可廢耶

世說海外有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詩謂玄鳥亂也春分玄鳥降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晋

郁鑒爲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去亦蟄耳鷩蟄後中氣乃來非復度海也

唐通事舍人宣詔舊令拾遺團句把麻者葢謁者不知書多失句度故用拾遺低聲摘句以助之及呂温爲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自呂始時柳宗元戲呂云幸識一文半字何不與他把國朝文德殿宣麻案自東上閤門出閤門使押至當衙横街北躬云付門下宰相跪授訖歸位以授通事舍人折方揖殿

至宣制位揩笏宣讀兩舍人捧之然團句每以為艱也
内香藥庫在謻門内凡二十八庫真宗皇帝賜御詩二
十八字以為庫牌其詩曰每歲沉檀來遠裔累朝珠玉
實皇居今辰内府初開處充牣尤宜史筆書東庫内有
玉燒金藥一鑪至今猶在又有辰砂一塊其上忽生新
砂二十二顆赤如火色嘗取之禁中還送本庫焉
昔見故老說有一朝士好為諧謔嘗云近求得一對的
似有理躁因脩賀刺怒為答空書聞者無不大噱

晉王戎妻語戎爲卿戎謂曰婦那卿壻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朿晳亦曰婦皆卿夫子呼父字有一士人作詩謂婦曰卿非也

文昌雜録卷三